



布萊爾風暴：

《紐約時報》的剽竊風波



旅美文字工作者／施清真

提到美國新聞媒體，沒有人能忽略《紐約時報》的影響力，這份創刊152年的報紙向以公正客觀著稱，在美國國內與國際舞台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各國的新聞工作者莫不以《紐約時報》為標竿，希望自己的報導能具有同樣的影響力。但自從今年5月初起，《紐約時報》卻捲入抄襲與剽竊的醜聞，結果不但導致高層人事大搬風，報紙的聲譽更受到嚴重打擊，堪稱創刊以來最重大的危機。

引發這場風暴的主角是一位27歲的新進記者傑森·布萊爾(Jayson Blair)，布萊爾大學還沒畢業就到《紐約時報》實習，由於態度積極、表現得也相當傑出，實習期滿之後就獲聘為正式記者，他也從馬里蘭大學輟學，接下這份人人羨慕的工作。進入報社之後，布萊爾很快就和同事們打成一片，和管理總編波伊達(Gerald Boyd / managing editor)、及總編輯雷恩斯(Howell Raines / executive editor)等高層人士的關係更是良好，短短幾年之間，布萊爾屢次獲派重要的採訪任務，在報社逐漸嶄露頭角，儼然是《紐約時報》的明日之星。布萊爾的文筆雖然好，但內容卻不斷出錯，華盛頓地區的幾位編輯屢次提醒位於紐約的總部，請長官們多注意布萊爾的報導，但波伊達和雷恩斯卻依然器重布萊爾，雷恩斯甚至稱許布萊爾具有「追新聞的活力」。今年4月底，德州的 *San Antonio Express News* 向《紐約時報》提出抗議，指出布萊爾一篇有關一名失蹤士兵母親的特寫，幾乎和該報的報導一模一樣，《紐約時報》向布萊爾查證，結果發現布萊爾根本沒有離開華盛頓，整篇報導都是剽竊和杜撰，布萊爾隨即於5月1日遞出辭呈。

5月11日星期天，《紐約時報》以前所未有四個全版的篇幅，詳細列出布萊爾所犯的錯誤。根據《紐約時報》的分析，布萊爾所撰寫的73篇報導中，36篇錯誤連連，錯誤共分為四類：第一是捏造行蹤，第二是杜撰事實，第三是事實錯誤，第四是剽竊，《紐約時報》根據這四類錯誤逐項澄清，不厭其煩地挑出布萊爾所有錯誤，這篇長達萬言的更正啓示刊載於頭版最醒目的欄位，星期天又是一周中閱報率最高的一天，足見《紐約時報》對此事的重視。

《紐約時報》高層人士或許認為刊登了更正啓示之後，這場「布萊爾風暴」就會平息，卻不知這只是風暴的開端。更正啓示見報之後，全美各大媒體議論紛紛，《紐約時報》的形象與士氣也受到嚴重打擊，過了不到兩星期，《紐約時報》刊出一則簡短的新聞，對外宣布該報記者布雷格(Rick Bragg)不當引用地方特派員的報導，將遭到停職兩星期的處分。這則消息雖只有短短數百字，卻極具震撼力，布雷格於1994年加入《紐約時報》，1996年榮獲普立茲獎，不但是《紐



約時報》的明星記者，也是雷恩斯的好友，但根據《新聞週刊》報導，布雷格的報導其實也時常出錯，這場停職風波源自2002年6月15日的一篇報導，布雷格在報導中生動地描寫一群弗羅里達海岸的牡蠣養殖工人，但報導大部分卻出自一位名叫 J. Wes Yoder 的自由撰稿人之手，Yoder 跟著養殖工人出海、花了四天的時間採訪，布雷格只在當地停留了幾小時，但布雷格卻一字不漏地引用 Yoder 的採訪紀錄，隻字不提 Yoder 的貢獻，此舉顯然已犯剽竊的大忌，因此，《紐約時報》決定將布雷格停職兩星期，消息傳出之後，布雷格隔天馬上宣布辭職，同時對外表示報社內「拷問的氣氛」令他萌生去意。

布雷格既是明星記者，又是總編輯的好友，如今連他都辭職了，媒體人士不禁紛紛揣測雷恩斯的前途，果然不出所料，6月5日上午，雷恩斯和波伊達在發行人小沙茲柏格的陪同下出現在新聞室，根據《紐約客》的報導，當天連向來極少露面的前發行人老沙茲柏格都出席，在一片肅穆中，發行人宣布雷恩斯和波伊達辭職的消息，兩人發表簡短聲明之後就離開新聞室，不到兩年的「雷恩斯時代」至此畫上句點。

《紐約時報》是全球知名的大報，新聞室管理也頗上軌道，為什麼會犯下如此嚴重的疏失？綜合各方的觀察，原因或可歸諸下列三點。首先，布萊爾雖然只是個27歲、社會歷練不深的年輕人，他卻深諳奉承之道，誠如 James Wolcott 在 *Vanity Fair* 雜誌中的分析，布萊爾知道如何在一個複雜的組織中生存，他看得出誰是掌權者，也知道如何投其所好，據傳他總是在波伊達到外面抽煙休息時、「碰巧」也出去抽煙，他也深知雷恩斯偏好哪一類型的報導，從這方面而言，布萊爾和另一名引發杜撰風波的新銳記者史蒂芬·葛萊斯（Stephen Glass）幾乎如出一轍，葛萊斯本是老牌政論雜誌《新共和》*The New Republic* 的明星記者，但1997年間，葛萊斯被人舉發，大家才發現他捏造所有報導，甚至無中生有、從頭到尾都是他的杜撰。葛萊斯也非常會玩心裡遊戲，他知道上司喜歡聽哪些話，也知道上了年紀的資深記者有時好為人師，所以他講話非常謙遜，甚至擺出沒什麼信心、極需別人肯定的態勢，《新共和》的幾位資深編輯都被他騙得團團轉。布萊爾也是如此，這兩位年輕人都懂得利用人性的弱點，布萊爾甚至時常向同事誇耀他和高層人士關係非常密切。

其次，《紐約時報》的報風偏向自由派，不但報導的角度如此，連管理風格也反映出自由派哲學，換言之，《紐約時報》對種族、性別、及少數民族特別寬容，最起碼從表面看來是如此。2001年才上任的雷恩斯特別重視種族問題，雷恩斯自小在美國南方長大，成長過程中目睹了黑人所遭到的不平等待遇，對民權運動感受深刻，他上任之後，首先任命波伊達擔任副手，波伊達因而成為《紐約時報》有史以來位階最高的黑人主管。或許因為如此，所以有人猜測布萊爾的竄升，部分歸因於他是黑人。很諷刺的是，布萊爾自己卻不認為如此，他在接受 *New York Observer* 訪問時表示，《紐約時報》依然是白人當家，身為少數民族的他，必須表現得更傑出、更積極，否則無法出人頭地，他也暗示在這個龐大的壓力下，他才會開始酗酒、服用抗憂鬱症藥物、



甚至求助於心理醫師。當初拉拔他的波伊達和雷恩斯聽了這番話之後，不知道作何感想。

最後，雷恩斯的為人與管理風格也間接造成了這場風暴。雷恩斯於2001年接掌《紐約時報》，上任之後就風波不斷，他的行事風格與前任總編輯Joseph Lelyveld大不相同，Lelyveld行事低調，雷恩斯則作風大膽，他公開對外宣布要提振《紐約時報》內部的競爭力，同時重金網羅他覺得值得爭取的記者，雷恩斯喜歡震撼力強、突發性高的新聞，受到他青睞的記者大多都是眼明手快、搶新聞不擇手段、個性強悍積極的激進派，個性沉穩、按部就班的記者則被打入冷宮，雷恩斯用人又有明顯的個人偏好，凡是受到青睞的記者就獲派重要的採訪任務，他覺得不適任的記者就算寫了稿，稿子也上不了版面。根據 *Vanity Fair* 的報導，雷恩斯上任之後，《紐約時報》最起碼有五位資深記者辭職，其中包括兩位曾獲普立茲獎的知名記者。許多報界同業、甚至《紐約時報》的編輯和記者都認為雷恩斯剛愎自用、傲慢、冷酷，《紐約時報》在他的領軍之下，雖然2002年破天荒地拿了7座普立茲新聞獎，但報社內氣氛低迷，部門之間也欠缺溝通，誠如 Elizabeth Kolbert 在《紐約客》的分析，布萊爾事件只是導火線，雷恩斯在《紐約時報》早已樹敵過深，難怪到最後只好黯然下台。

《紐約時報》日前任命Bill Keller 接掌執行總編輯一職，這場醜聞所引發的人事搬風就此落幕，至於引發風暴的布萊爾，根據《華盛頓郵報》報導，布萊爾已經聘請 David Vigliano 擔任經紀人，Vigliano 是出版界知名的行銷高手，向來自誇能為客戶爭取到五位數字以上的預付金。報導中指出，Vigliano 打算為布萊爾爭取出書、以及電視電影版權，布萊爾顯然依然頗具企圖心，只是不知道這次能否如願以償。

IS-N

